



囚雀记

五星

那是一个寒假，堂哥捉了一只麻雀，兴冲冲地跑进屋来炫耀，并扬言要烤了吃了。我连忙跑过去，央着堂哥把麻雀送给我，想要养起来。堂哥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麻雀养不活的。”奶奶说。“为什么？”我疑惑。“别看麻雀长的小，气性大着呢，一晚上它就把自己给气死。”我半信半疑，看着掌心握着的那只小麻雀，它正瞪着那双黑亮的眸子怒视着我，似乎还夹杂着紧张、惊恐、愤怒……

我诧异，这双小小的眼睛竟然能酝酿出如此之多的情绪。我更是爱不释手，只觉得气鼓鼓的小麻雀尤其可爱，那圆锥似的小巧的嘴巴为了失去自由而愤怒地喊叫。

而我，却自私地想囚住这小麻雀跟我作伴。于是我翻出了秋天用来装蛴螬的笼子，将它塞了进去，又准备了小米和水放到它跟前，然后趴在笼子跟前细细打量起来。

这笼子对于它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就好像将一只大鹅硬塞进了鸡窝，尾巴和翅膀的羽毛从狭小的缝隙中挤了出来。我喜爱地伸出食指轻轻地摸着，可无论我怎样示好，小麻雀依旧不给面子，只是惊恐地直叫着。

许久后，小麻雀似乎喊累了，一双棕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笼子底部的竹竿，黑亮的眼睛警惕地环顾着四周，那挺直的胸膛在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慌张。

我将小米和水递到它嘴边，可是那张小嘴就像是被胶水粘牢了，倔强的神情好似决意赴死的战士。我不气馁，依旧耐着性子去喂，结果它趁我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吭味”就咬了我一口。我吃痛地抽回手，食指被咬的部位瞬间红肿了起来。

我生气了，气它不知感恩，要不是我救了它，它现

在已经变成一只“糊家雀儿”了；气它不知好歹，明明我是怕它饿着渴着，它还咬我；气它只执着于冲破牢笼，却忽视我的一份真情。

我们一娃一雀就这样隔着笼子怒视对方，谁也不肯让步。但没过多久，我便败下阵来，不再理会它，上炕睡觉去了。可是我却辗转难眠，“一晚上它就把自己给气死。”奶奶的这句话反复回荡在脑海里。我有点担心了，我怕它真的把自己给气死了，或者被饿死渴死了。

但我真的喜欢它，喜欢它伶俐的眸子，喜欢它柔软的外衣，欣赏它不屈服的精神。在我身边吃喝不愁暖和舒适，难道不比外面的冰天雪地危机四伏好得多吗？我烦躁地在被子里滚来滚去，耳边是奶奶熟睡的鼾声。

终于是于心不忍，我偷偷地起身，来到笼子旁做最后的挣扎。想着如果它吃东西了，那我就继续囚着它跟我作伴，如果它还是绝食，那还是还它自由吧。

意料之中，期盼之外，小麻雀依旧抗议着，丝毫不屈服于眼前的压迫和束缚。我拎着笼子来到外屋门边，依依不舍地跟它道别。当我将笼子门打开的一瞬间，“扑腾”一声，那渴望自由的小小身躯瞬间隐匿在漆黑的夜中，只留下几片细软的羽毛。我不由得鼻尖一酸，这一腔深情终究是错付了。

自由，真的那么重要吗？大概是的，一双振翅翱翔的翅膀，是身体的自由，更是灵魂的解放，精神的追求，生命的绽放。温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多年过去了，我看着窗外那几只只在天地树梢屋檐间欢快嬉戏的麻雀出神。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我曾经囚的那只麻雀的后代？不知道，它是否记恨我曾剥夺过它的自由？不知道，它是否跟它的子孙讲述过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



侗寨春色

刘玉松 摄

家务“搭子”

谢文龙

时下流行找“搭子”。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运动休闲……都想找个“搭子”互相作伴。想想也不无道理，一个人总是孤独的，有个伴就不一样了，有人陪伴、有人倾诉、有人鼓励，这一生就有趣得多。年近半百，我已经不再跟年轻人一样追风，觉得自己无所谓找不找“搭子”。但是细想想，爱人不就是我的“搭子”吗，尤其在家务活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呢。

刚结婚那会儿，我的大男子主义比较重。吃完饭，碗一丢，就去客厅看报纸看电视，任凭爱人在厨房里洗锅碗瓢盆弄得响，我就当没听到一样。有时候爱人会让我搭把手，我就找各种理由推托：不是说今天在单位累了，就是说明天我来做家务。爱人见我不愿意洗碗，就让我去拖地，我支吾一声说：“好的，我一会儿就来。”结果只有声音响，不见我挪身。爱人把厨房都收拾干净了，我还在沙发上坐着。

纵是爱人贤惠脾气好，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让我帮忙一起做家务，我还是我行我素地敷衍她。爱人跑过来跟我说：“当初我们结婚仪式上，司仪问你以后家务谁来做，你不是当着场全场亲友大声说你做吗，你记得不？”怎么不记得！当时司仪说啥我不都得答应吗，那么多亲友在，我也得要面子嘛。虽然心里这么想，嘴上还是应付说：“好的好的，以后我一定帮你做家务！”说归说，做归做，依然是老样子。

有了孩子以后，家务活明显多了起来，看着爱人天天在家里

忙这忙那，我脸红了。一改过去“大爷”的样子，从煮稀饭、洗碗开始跟爱人一起做家务。爱人见我像换了个人似的，高兴地说：“早知道有了孩子你就改变，我还不如早点要孩子呢！”

开始的时候，她买菜，我炒菜，她就负责洗碗。如果哪天她炒菜，我就负责洗碗。我拖地，她就负责抹橱柜桌椅。分工非常明确。时间一长，就发现问题了。爱人不喜欢洗碗，虽然那天是我炒菜，到她洗碗时就磨磨蹭蹭，有时候还洗得不十分干净。我拖地的时候也是粗枝大叶，边边角角都拖不到，有时是蜻蜓点水一样轻轻掠过，爱人每次都有意见，说还不如她自己拖地，省得我拖完，她还要再拖一遍。慢慢地就形成了现在的局面：不管谁炒菜，碗都是我洗。家里的地由爱人包拖，垃圾由我来倒。衣服由她初洗后放洗衣机，晾晒交给我……总之，所有的家务活都有了“科学”分工。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不仅在家务活上我们互相陪伴着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和爱人都是分工配合做，不完全是“男主内、女主外”。谁更适合做什么事、谁最能做好什么事，就让谁来做，另一个人就做好配合和帮衬。

结婚20年来，我和爱人越搭越顺，越搭越好，小日子也越过越甜蜜。



早春（外二首）

胡巨勇

无关细节
暖阳的画笔一描
柳枝就爆出春心的鹅黄
无关立场
水的讲坛一开唱
鸣们就泄露了春江的体温

有希望沿着季节边缘萌绿
那是苏醒的小草用激情破土
有笑靥擦亮三月的幻想
那是民谣里的迎春拔节绽放

这就是早春
春笋的梦想，步步高
鸟语的柔情，声声慢
这就是早春
桃花绯红的心事，含苞
梨花洁白的相思，待放

柳笛

不负春光。绿色的鸣唱
以一种空灵奏响春汛的集结号

抓一把阳光填词
采几滴鸟语入曲
柳枝身心交出的新辞
婉约，平仄。流转，清明
东风有了吹面不寒的体温
山水有了远一程近一程的粗犷与柔情

扶直过村庄的炊烟
也曾在牛背上抒过情
依依唱念词醒了岁月的憧憬
声响几遍后，春天
已是大地的主角

舌尖上的春天

探过村庄的头，香椿
看东风收复失守的江山
萌动的春心
还原季节的底色
用一把炊烟喂养
父亲的凉拌或腌炒
就能碰撞出
舌尖上的幸福

被阳光抚摸过
被雨水濯洗过
田园里的春韭
总沾满儿时记忆的清香
荠菜守住满腹秀色
母亲巧手里的一碗水饺
就让我们将内心的春天
反复咀嚼

调皮的春笋
总爱捉迷藏
步步高脚声中
诱惑的是我们乡愁里的味蕾
打开的是人间十万里春光

新邵县龙溪铺镇人民政府热烈祝贺新邵县人大、政协两会胜利闭幕

热烈祝贺邵阳县白仓镇四峰社区获评2023年湖南省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光荣称号